



梅浦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真氏爲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成大德中鄞人臧夢解爲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至大鈔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絕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則有龍仁夫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

尚書纂傳序

通志堂
蔣太

則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抄撮也博而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爲江陵府教授即絲之父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入武庫號萬色色具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雖增多伏生吃吃三五十倍然比三萬若四百者而既少矣而又無不明與不逮也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槩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干峰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後數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

二方卷六

尚書纂傳序

一

通志堂

甘典

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邪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橫艾執徐之二月廬陵劉辰翁書

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
贊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猶及記
其垂髫穎脫泉涌千里駒不是過旣冠章甫籍籍有
場屋聲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不意滿而素臂數
竒竟出諸妄校尉下衆猶以器晚俟之梅浦於是息意
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亦至矣鄉
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功業
逐日以新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奧緼集
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牘仕
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

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
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故不書丙戌暮春友人劉坦謹述

書繇伏傳孔註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
上遯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
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
也如余習讀時尤愛鞏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
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闡自伊洛後讀書者
如欲求書言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
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行竊知其淵源上出
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
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
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兄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

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
之決擇則將焉據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
畢具而余知其纂類統有宗者遠撫伏生二孔之訓詁
義疏近據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行雖其說之散在文集
語餘者一旦煥然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
弗畔者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
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
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
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榷嗟乎百代而上世遠迹陳而
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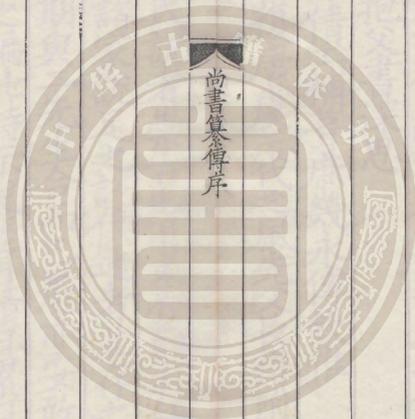
會以逝思古之人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
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私孰
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
有諭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媿益甚余復爲之慙慙敘
其說於帙之初友人彭應龍翼夫敬書

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菴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荅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菴先生而遂定晦菴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

四百卅三
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從漁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主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菴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鐙之梓云戊子春仲吉之安

成後學王天與謹識

千



二

通志堂
鄧漢

進經
尚書纂傳

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
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
德三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
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
教授

恩命政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
抱父書深思

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

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

列亦萬萬幸也至大元年三月朔嗣子王振百
拜謹題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堯典第一

虞書

唐孔氏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唐陸氏曰凡十六篇十一篇補七五篇見存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漢孔氏曰言聖德之遠著宅居也唐陸氏曰昔古也堯唐帝名姓伊耆氏帝嚳子呂氏曰聰明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著也程子曰聽廣曰聰視遠曰明文文章也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章蓄堯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漢孔氏曰遜避也老使攝遂禪之虞氏舜名許氏曰遜退避也朱子曰讓推以與人也唐陸氏曰舜姓姚氏唐孔氏

夫六十五

尚書纂傳卷一

一

陳章

曰王肅云虞地名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舜居虞地有天下號曰虞○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堯典之篇○呂氏曰聰明文思云云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峇岳以下將遜于位之實也

按唐孔氏謂書序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則以為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輕議且附經後今是編始從漢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朱子曰說文云堯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文訓為常○唐孔氏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曰重言○朱子曰此篇今古文互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元城劉氏曰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言史臣考古以此事也粵若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朱子曰古文作粵元城說是○程子曰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漢孔氏曰勳功欽敬也朱子曰放至也孟子言

放於四海是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真氏曰放廣大之意自鴻荒以來
義典展黃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鄭氏曰史臣以放勳贊堯而孟子因以爲堯稱如子真
夫子天縱之將聖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也呂氏曰堯字曰放勳明言堯
云言欽則聰在其中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於
此伊川又云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而
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朱子曰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自然而
非勉強所謂性之也○漢孔氏曰允信克能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
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朱子曰恭莊敬讓謙遜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
之故有彊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被及
表外上天下地也德之盛
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朱子曰看文勢劣不見
有用人意此是再提起堯德說又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
也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子曰德之爲體未嘗不大但入自有
以昏之而陷於一物之小惟堯能明其大德而無昏蔽狹小之累○漢孔氏曰

小命

尚書夏竦傳卷一

二

通志章陳章

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既已也許氏曰以用親愛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鄭氏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
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漢夏侯氏歐陽氏曰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氏
云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
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二母之父姓一也母之
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
二也朱子曰九族且從古註又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
其中也夏氏曰既盡睦和也○漢孔氏曰百姓百官蔡氏曰百姓畿內民庶百
官族姓亦在其中朱子曰典謨中百姓只說民如罔噉百姓之
類若國語中百姓則多指官百族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按伏生大傳作辯章百姓朱子門人曰後漢書不部刺史之職在辯章
百姓宣美風俗辯章即平章也又下文平秩平在之平大傳亦皆作辯

○漢孔氏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太和
朱子曰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陳氏曰於如詩於穆
於平之於嘆美之辭也於變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
○朱子曰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又曰九族既睦
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

按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朱子曰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
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

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是所謂新氏者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又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真氏曰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但以克明與不克明之異耳帶人所以不能明者一以氣稟昏弱二以物欲蔽塞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患在自不肯爲耳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惟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明則堯文王可及矣以上釋大學之義有同堯同意今附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子敘章句見篇末○漢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人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奇氏曰命使授時也唐孔氏曰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朱子曰曆所以紀數之書堯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具唐陸氏曰日月會於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青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朱子曰人時謂耕穫蠶織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也○呂氏曰未作曆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既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定曆之法敬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人而所掌不同初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異也○真氏曰敬之見於經始此

大五土小者九

尚書纂傳卷一

三

通志堂
陳章

按先儒釋敬字
義附皇陶謨笈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許氏曰分別也唐孔氏曰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唐孔氏曰居在國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是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下文互發之○漢孔氏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朱子曰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曰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中萬景也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曾氏云春爲陽初出萬物以生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此可以補先儒之說○漢孔氏曰日中春分之日殷正也以正仲春之氣節唐孔氏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

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大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按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至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不可通而爲幸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旦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女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昂畢皆西方之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轸南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林氏曰仲春之月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漢孔氏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媾朱子曰以民之散處驗其氣之溫也以物之生有驗其六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大字小分九上

尚書纂傳卷一

四

通志堂

陳章

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孔氏曰申重也唐孔氏曰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言劉氏曰陽谷味谷幽都皆指地而言不當於夏而獨以氣言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罵脫兩字耳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漢孔氏曰訛化也嘗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效以致其功四方同之亦舉一隅朱子曰南訛史記索隱作南論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致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漢孔氏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以正仲夏之氣節林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漢孔氏曰因謂老弱困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稀少改易革改也朱子曰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唐孔氏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昧宣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嚮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朱子曰西

謂西極之地唐孔氏曰谷爲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漢孔氏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許氏曰納入成就也。朱子曰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莫夕夜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漢孔氏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林氏曰仲秋之月初昏之時虛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陰者秋分陰之中也。○漢孔氏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朱子曰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唐孔氏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程子曰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朱子曰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漢孔氏曰在察也。易謂歲改易於此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王氏曰冬不言秩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秩非不在在非不秩亦互相備。○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漢孔氏曰日短

大九小九九七

尚書集傳卷一

五

通志堂陳章

冬至之日曰昴白虎之中星林氏曰仲冬之月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漢孔氏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虛以辟風寒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焉。朱子曰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

○總說分命義仲以下四節。○朱子曰天左旋日一周天又行過一度或言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止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如此則日一般如何記歲把甚麼時節微定限禮記月令疏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處甚分明。

按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又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夜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夏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嚮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

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晝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卯月今又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二。一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二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大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林氏曰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曆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奠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曆之法而盡得之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漢孔氏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期一歲十二月一月初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月未盈三歲足得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應氏曰咨咨謀之類先總而言曰乃命繼析而言曰分命申命終復總而咨謀之蘇氏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唐陸氏曰日爲旬許氏曰閏餘分月也唐孔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一月麗天而尤遲一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

大易三小易五九

尚書算傳卷一

六

陳志堂

九百四十分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二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之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豐稔桑麻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得成。漢孔氏曰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厥功皆廣嘆其善王氏曰不言功而言績謂其功乃縉累而成張氏曰熙廣而且明也。程子曰自乃命羲和已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立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乎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施庶事更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云云史載堯治天下之法盡於此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曆星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疇誰庸用也誰能成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朱子曰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呂氏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漢孔氏曰放齊臣名胤國子爵舜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置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程子曰此堯老廣求聖賢憂意故放齊以嗣子朱對朱子曰胤嗣也訟爭辯也○呂氏曰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惡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因之爲善耳

帝曰疇咨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

疇咨說見上文○漢孔氏曰采事也朱子曰上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漢孔氏曰驩兜臣名都嘆美之辭共工官稱鳩取傷見也嘆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朱子曰方且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許氏曰以勞定國曰功○漢孔氏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其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胡氏曰靜無事之時也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大序二十七卷五十五

尚書纂傳卷一

七

通志堂陳章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漢孔氏曰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朱子曰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按二說不同詳辯在舜典末章

○陳氏曰堯典言咨四岳二治水異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典三禮也古者大事論于衆庶帝以此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故以訪之○漢孔氏曰湯湯流貌洪水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溷溷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方論見上文鄭氏曰積石曰山大嗥曰陵山高則懷而包之陵卑則襄而上之○漢孔氏曰俾使又治也言伯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漢孔氏曰兪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朱子曰兪衆共之辭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漢孔氏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也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朱子曰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云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恃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族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言鮫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漢孔氏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朱子曰岳曰四岳

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鄭氏曰觀視也新安王氏曰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在下則娥皇爲妻女英爲妾爲天子則娥皇爲后女英爲夫人○漢孔氏曰降下嬪婦也水北曰汭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嬪婦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嘆舜能修己行敬則其所能者大矣唐孔氏曰嬪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嬪汭爲一地分爲二文汭水涯也鄭云汭之爲言內也唐陸氏曰水之隈曲曰汭○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則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嬪汭舜可禪乎五茲試矣是治天下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嬪汭而女下嫁二女于嬪汭使爲舜婦于虞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

○總說嚳嚳若時以下至此章○真氏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呼而嘆之於其當舉者則命而然之方三人之舉何異後世庸暗之朝致邪之人自相汲引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發洞中隱微有不能遜此其所以爲聖歟雖然欲以堯爲法則當如何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

大十七卷之六

尚書纂傳卷一

九

通志堂

陳章

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德者知人之本也

○總說一篇意○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嚳咨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曰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錢故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又曰堯典乃一書之綱領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通之矣又曰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漢孔氏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唐孔氏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聰明說見堯典朱子曰歷試遍試也呂氏曰堯之知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舜乃堯兢兢不忘之義○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舜典

舜典

漢孔氏曰典之義與堯同○朱子曰今古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大小書序

尚書纂傳卷二

一

通志堂 顧明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升聞乃命以位

夏氏曰此史總敘舜之德○曰若稽古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華謂文德言其光又重合於堯呂氏曰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重光合照如日月遮明常有輝光相映與堯渾然無異如乾之五大人交相見之時夏氏曰或以重華爲舜號非也○漢孔氏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程子曰溫粹和也塞充實也朱子曰細分是八事總是四事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具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也

按詩既明且哲書明作哲明哲字須體認虛徵象者哲之反豫爲疑豫不斷之名則哲乃明見立決之義又經中濬哲維商文明以止溫恭朝夕王猶允塞皆兩字爲一義而歸宿於下一字

○漢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唐孔氏曰東晉初豫章內史梅顛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人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徵五典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

開皇初購求
遺典始得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陳氏曰此述舜登庸歷試之事○漢孔氏曰慎謹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人倫
也孔氏所云未盡張氏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釋也故謂
之五典為父子者教之使有親為君臣者教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
然故謂之五教朱子曰從順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漢孔氏曰揆度也度
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皆舜舉入訖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新安王氏
曰入處其位故曰納朱子曰百揆惟唐虞有之猶周冢宰敘序也時敘以時而
序○漢孔氏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
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朱子曰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
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漢孔氏曰麓錄也納舜使大
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蘇氏
曰自漢以來有大錄萬機之說章帝始置大傅錄尚書事而益百以後疆臣將暴
者為之考其文蓋古文麓作麓故諺耳大史公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

太子小正卷三

尚書纂傳卷三

二

顧明

兩舜行不迷此其實也朱子曰麓山足也呂氏曰大麓之說不同惟太山之麓
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祀於太山之麓而風雨不迷曰○李子氏曰以孟子考
之所謂主事而事治即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類
是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即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易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吳氏曰自此至帝乃殂落雜載舜二十八年居攝事○漢孔氏曰格來詢謀乃
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
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承帝位呂氏曰舜非
始遜乃兢兢不已之意○龜山楊氏曰堯禪舜好為時中○朱子曰堯命舜曰汝
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不居其位不稱其
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其曰汝終陟元
后則今
不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漢孔氏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陳氏曰上
月正日與月正元日正月朔旦也互文相備唐孔氏曰堯之文祖不知謂誰

不可疆言呂氏曰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舜在廟受堯付託祇懼之意不言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孔氏曰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朱子曰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其最當先理會者唐孔氏曰玉是玉之名璿是玉之別稱璣璣俱以玉飾但史變其文璣爲轉運衡爲橫簫蕭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其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王蕃渾天說云渾天言其形渾渾渾渾然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二百八十二度半疆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官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用焉宋元嘉中錢樂鑄銅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十尺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疆轉而望之有其法也朱子曰渾天儀歷代以來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

尚書纂傳卷二

三

顧明通志堂

大元字千五百五

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亦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擘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擘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軔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月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南西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銅儀制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

恐未必然姑行其說以廣異聞焉

按朱子渾儀說又有漢東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敘云六合儀所謂平置黑單環者名地平環一名陰渾一名單橫規一名全渾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陰

緯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卯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名天經環古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與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入其下子午上出地平三十六度爲北極樞孔平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爲南極樞孔此上出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名天常單環一名百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三辰儀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制即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耳所謂赤道環者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所謂黃道環者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銜之處正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也所謂白單環者鎖定黃赤二環或不用以水激輪可省人運亦或不用○四遊儀所謂黑雙環者制亦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揭直距所謂直距者銅板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來望筒筒所謂鈔筒者即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橫簫其筒中空兩首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圓孔以透窺則○右渾儀三重六合天經雙環銜附地平天緯一單環也三辰雙環銜附黃赤道二單環也四遊雙環銜附直距與望筒也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則焉雙環雙鏡二合而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

尚書象傳卷三

四

顧明通志堂

六壬小字○主

此二極之次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連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脰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二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二寸四分黃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一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丈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丈六分兩首方掩方一丈七分中開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擊以龍柱四方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中水跌或名水平其臺舊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釜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渾儀正矣如剛尺度特其大約要之廣袤長短厚薄隨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次均準相銜交結樞密無差則窺測不患其無準矣以上俞氏說附載於此

○朱子曰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曾氏曰按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不如璣衡則爲變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漢孔氏曰肆遂也唐陸氏曰上帝天也朱子曰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祭非常祀而祭生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漢

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祭亦以攝告唐孔氏曰祭法云理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實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朱子曰六宗只當用祭法或問言初張疑三昭三稷之說如何朱子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不足為據○漢孔氏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朱子曰望祭名張氏曰山川之遠不可徧至而祀望祀之而已矣鄭氏曰徧周羣衆也唐孔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陳氏曰祭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漢孔氏曰輯斂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璽以正月中方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唐孔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璽蓋諸侯執之以為符信故稱瑞程子曰輯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盡比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同期於一日也朱子曰羣牧九州之牧伯毛氏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陳氏曰諸侯君國故得稱后

大百〇九百五十五

尚書纂傳卷二

五

通志堂
顧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至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漢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程子曰非是當年二月夏氏曰但謂巡守之歲祭氏曰泰山在龍巖慶府奉符縣唐陸氏曰爾雅祭天曰燔柴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漢孔氏曰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朱子曰秩者其牲幣視號之次第○漢孔氏曰遂見東方之國君○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唐陸氏曰同齊也漢律歷志曰律黃帝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斲兩節之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是為律本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呂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木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黃量者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木起黃鐘之論以子穀秬黍中者引有五黍實其論以井水準其鑿合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禾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木起黃鐘之重人鬲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

按漢鄭氏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唐孔氏疏曰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茲悉銅論銘曰命黃鐘之高長九寸空圍九分蓋空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西呂蔡氏參釋之曰空圍九分蓋空圍千九分也又曰黃鐘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又按程子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又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高如是而更差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以均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一律與度量權衡皆得矣右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非大論則宜先得黃鐘而後

尚書集傳卷二

顧志堂

小千〇廿七

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其求於聲氣之元母必之於秬黍則得矣以上發明又詳故附載

〇朱子曰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按曆以紀數象以觀運表以測景律以候氣皆推占造化制度虛書言曆象一言律三賔錢敬致識表景也制作非巡守時事特考曆考律使與上國合而已

〇漢孔氏曰修吉凶賔軍嘉之禮朱子曰修品節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周之五禮亦當是前代之禮〇漢孔氏曰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王御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應氏曰五瑞命圭也五玉五器贄玉也新安王氏云贄與瑞不同瑞者上頒而下守之以爲有國之符信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明享上之儀物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贄之玉歟觀禮侯氏朝瑞玉有藻侯氏取圭升致

○漢孔氏曰封大也母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蘇氏曰封殖也謂禁採伐王氏曰濬者治而深之謂又曰十二州之山川皆封培而濬之蓋山川所以表識又天地開生民之大利於是乎出也○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後其次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漢孔氏曰象法也王氏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治象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朱子曰典刑常刑即五刑也○漢孔氏曰宥有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曰流遣之使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朱子曰鞭者木末垂革唐孔氏曰周禮濼民誓吳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鞭徒入費圍人犖是也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漢孔氏曰扑撻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孔氏曰大射鄉

射皆云司馬摺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漢孔氏曰金黃金也而入刑出金以贖罪唐孔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比金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孔氏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終自給當刑殺之朱子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赦釋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漢孔氏曰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漢孔氏曰象恭滔天足以感世故流放之幽洲北齊水中可居者曰洲○漢孔氏曰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齊朱子曰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崇山今在澧州○漢孔氏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危西裔朱子曰窺則驅逐禁錮之三危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定者○漢孔氏曰方命圮族續用弗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朱子曰殛則拘囚困苦之羽山即徐之蒙羽其熱者○漢孔氏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程子曰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之正也以待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勞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寬之也鞭作官刑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皆災肆赦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有當贖亦不許其宥不

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也。蓋其輕重章衷聖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在乎其間。則可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爲平。而又有利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又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眞氏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故竄殛甚。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是故後之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宥。而嘆後世刑網之密。嗚呼眞異世同心者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載林氏曰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降於地故

太古小倉重耳

尚書纂傳卷二

九

顧明

曰考○漢孔氏曰考妣父母許氏曰喪亡也曲禮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之爲言媿也媿於考也○漢孔氏曰過絕密聲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唐陸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篴笛也匏笙也土埴也革鼓也木祝敔也朱子曰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見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思慕之深至於如此陳氏曰四海自絕樂非若後世禁樂○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通在位一百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漢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唐孔氏曰前以攝政告今以即政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漢孔氏曰謀政治於四岳呂氏曰舜繼堯以通下情爲出治之首務四岳百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耆龜故首詢之○漢孔氏曰闢開四方之門未聞者廣致眾賢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朱子曰闢開也達通也開闢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唐孔氏曰告廟旣訖乃謀政

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也明四方之目也達四方之聰也

咨于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朱子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漢孔氏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故授民時朱子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漢孔氏曰柔安邇近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唐孔氏曰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漢孔氏曰博學入善之長任後難拒也朱子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任古之文作子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詔見禹貢○呂氏曰此數語教十二牧以為治之大綱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抵於根本求之十二牧領此而歸豈有為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大序八十七百九

尚書纂傳卷二

十

通志堂

顧明

漢孔氏曰奮起庸功載事也功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呂氏曰奮奮勵激昂之入與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時天下已治復奮其庸不幾於生事乎蓋天下之理不進則退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為生不窮日新之道應氏曰云熙帝載者見舜於堯兢兢然惟恐負其付託雖易世之後不敢忘○漢孔氏曰亮信惠順也唐孔氏曰舜本以百揆攝位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林氏曰亮有輔相之義如寅亮天地之其疇如九疇之疇疇類也謂舜其朝廷之事各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漢孔氏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漢為宗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朱子曰禹如姓繇之子○漢孔氏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朱子曰蓋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漢孔氏曰居稷官者稷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唐孔氏曰周禮大祝九摠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是拜內之別名禹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朱子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郕契姓子氏封於商稷契比帝帝嚳子唐孔氏曰臯陶即庭堅高陽氏○漢孔氏曰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漢孔氏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種百穀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張氏曰棄以名命稷以官稱朱子曰阻厄也后謂有郤之君如所謂

三后后獲比旨有雷對之稱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亦因禹之讓而又申命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漢孔氏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五品五教說見前司徒說見周官朱子曰聖賢於事無不敬此文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者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彊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味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亦因禹之讓又申命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漢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政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林氏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蓋九州之內有蠻夷與民雜居為民害者○漢孔氏曰士理官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中林氏曰孔說三就本國語然經言五服是五刑皆然而此止於大辟耳應氏曰刑與事稱之謂服疑可已矣而聖人未遽已也必再三審決求其至當而後已就者獄辭之成者○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

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者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刑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難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漢孔氏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番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應氏曰罪不輕流而必羈縻全護隨所在而有以宅之流而各寬其所宅則既得其所安矣而亦不限以處且斟酌區處別而為三自非窮凶極惡不可移徙者未有不自鄉而使之自新也如王制不帥教之人自左鄉移之右自右鄉移之左不變移之遠又不變屏之遠方之未嘗不以其漸而行之也○漢孔氏曰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孫氏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孔氏曰是亦前章欽恤之意蓋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朱子曰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孫氏曰凡問而後命讓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讓而受者皆申命也

尚書書纂傳卷二

十一

通志堂 顧明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殛斯暨伯與帝曰兪佶哉汝諧

漢孔氏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

搏埴之工比百是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比之謂若非作爲奇技淫巧○漢孔氏曰朝臣舉垂臣名朱子曰垂有巧思莊子謂擺立任之指是也○共工說見堯典林氏曰汝共工猶言汝后稷謂欲使汝爲共工也○漢孔氏曰舜伯與二臣名林氏曰舜一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朱子曰舜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斯友致釜弁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爰斯豈能爲器者歟○漢孔氏曰汝能諧和此官朱子曰不聽其讓也○呂氏曰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與後世技巧工匠感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應氏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而舜之命略不及此惟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聖人不急於致用而急於遂物之宜蓋成天下之大順者自致天下之大利故曰若○漢孔氏曰言伯益能之林氏曰伯益即伯翳其後爲秦○漢孔氏曰虞掌山澤之官曾氏曰益之爲虞非一山澤蓋爲衆虞之長○漢孔氏曰朱虎熊羆二臣名林氏曰四臣名左傳有仲虎仲熊虎與熊二人則朱羆亦二人朱子曰以獸爲名意亦以能服是獸得名歟史記云朱虎龍羆爲益之佐前及折伯與當亦爲垂之佐○往諧說見上章朱子曰亦不聽其讓也

大百〇七頁半

尚書纂傳卷三

十二

通志堂顧明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漢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朱子曰典主也林氏曰典禮之職於古凶賔重嘉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言禮○漢孔氏曰伯夷臣名姜姓○漢孔氏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夏氏曰宗如宗室之宗故長子主器謂之子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家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漢孔氏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朱子曰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清而無物慾之汙可交神明林氏曰寅則敬而不慢直則正而不諂清則潔而不汙三者事郊廟交鬼神之道也○漢孔氏曰夔龍二臣名○漢孔氏曰然其賢不許讓真氏曰勅伯夷獨曰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曰禹益垂伯夷皆遜舜於堯各異曰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乃史互文相備蓋往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諧亦當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漢孔氏曰曹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唐孔氏曰說文云曹庸也王制
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君皇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鄭註云王子王之庶子也呂氏曰典樂教胄子之變之職兼二事也樂感入也深
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漢之太常猶漢太學
以此教人不在規矩誦詠之間矣○漢孔氏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
栗剛失入虛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意節者不煩不
謂虛暴虐也直溫寬柔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二無字與胄同剛無
虛簡無傲所以防其氣質之過而矯揉之也教胄子者欲其知此而教之之具
專在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酌飽滿動盪盈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
救其氣質之偏也○漢孔氏曰謂詩言志以道亨之歌永其義以長其言鄭氏曰
人聲曰歌張子曰詩者樂章也又曰永言只是轉其聲今人可聽今歌者亦以
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朱子曰永言只是轉其聲今人所主必形於言故曰詩言
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漢孔氏曰聲謂五聲商宮角徵
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風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唐杜氏曰宮生徵徵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五
十四以為徵故徵數五十四三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加十八

尚書纂傳卷二

十三

通志堂
顧明

李孔子○卷四

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故商數七十二三分商數七十三分各二十四下
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為羽故羽數四十八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
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為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
小之次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洗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次次宮徵
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唐杜氏曰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
均以子為黃鐘丑為大呂寅為大族卯為夾鐘辰為姑洗巳為仲呂午為蕤賓
未為林鐘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鐘周禮大師鄭氏註曰黃鐘
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族之九二大族又下生南呂之六二
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六四
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
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更鐘長九寸其實一合下
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
三分寸之二百四大族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三千
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六百五十二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
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四朱子
曰歌既有長短則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
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聲既有長短清濁則必以十二律和
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

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

按唐杜氏曰五聲六律還相為宮若黃鐘之均以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夷則為徵夾鐘為商無射為羽仲呂為角所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鐘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鐘之羽為仲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黃鐘之五聲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鐘之商此大呂之五聲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也此還宮例即朱所云又樂律殊宮制器隨之其還宮有宮律短而四律反長則乘而不和故有半律子聲之法詳見周禮註杜氏通典蔡氏律呂新書

○漢孔氏曰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八音說見前朱子曰八音金石為衆音之綱絲竹匏土包括於其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最居後而但為衆音之節○林氏曰先王之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自直而溫至歌永言本之情性也聲依永律和聲稽之度數也夏氏曰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此教之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此教之樂切也○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漢孔氏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唐孔氏曰擊是大擊附見小擊擊蔡氏曰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特三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云磬以

大司馬九百五

尚書纂錄卷二

十四

顧志堂

立辨夫樂以和為主而磬擊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和則無不和矣○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漢孔氏曰聖疾於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張氏曰堯主為聖所謂聖周是也燭燼為聖所謂折即是也蓋聖有息滅之義聖之使不生也朱子曰讒諧也殄行傷絕善人之事也驍馬也言之不正而義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漢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唐孔氏曰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官名納言云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朱子曰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周之內史漢之高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即下者皆此職也○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漢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或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曰咨

汝三十有二入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止是一人。漢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陳氏曰功事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非天事。呂氏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治職之統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漢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功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鄭氏曰黜退也。漢孔氏曰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暗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庶績咸熙說見堯典朱子曰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三苗見於平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臣下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及禹攝位帝命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呂刑言遏絕則通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呂氏曰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工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朱子曰此於篇末總序始終。漢孔氏曰言其始見試用朱子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堯召用之。漢孔氏曰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唐孔氏曰在位在臣位也。漢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林氏曰蘇氏謂陟方猶曰升遐耳顧命曰惟新陟王是也陟方乃死與楊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勢正同。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陟方乃死通爲壽二百一十年。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飲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陳氏曰設置也別即分也互文。漢孔氏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劉氏曰汨作言釐下土致治興之功道九共其當汨右古文立共相近故誤耳即所謂八索九丘九丘者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也九篇稱篇一州也伏生大傳曰九共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乎使民無傲。漢孔氏曰彙勞也飲賜也唐孔氏曰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漢孔氏曰凡十一篇皆亡。唐孔氏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既不見其經闕射無以可中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大學小官五

尚書彙傳卷二

十五

顧明

尚書彙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謨謀也鄭氏曰皋陶之謨禹之功各舉其著見之最盛者而言其實互文見意觀序既謂禹成厥功而下文又總以大禹謨言之則皋陶可知○漢孔氏曰重美三子之言陳氏曰申舒也謂發達之使申而不屈○朱子曰此乃三篇之序皋陶矢厥謨謂皋陶謨篇禹成厥功謂大禹謨篇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帝舜申之者舜因皋陶陳謨因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林氏曰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為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皋陶謨盡在第二篇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皋陶所言皆皋陶謨又曰虞史既述二典此又述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三篇備三典之所未備

尚書纂傳卷三上

通志堂 范震生

大禹謨

漢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王氏曰皋陶指其名而禹稱大禹者宅揆任大冠諸臣之上表而出之也○朱子曰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林氏曰文命上曰字史官曰也○漢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敍承堯舜朱子曰文命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敎訖于四海者是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呂氏曰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耳漢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王道蘇氏曰或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呂氏曰此下四章互相發明克艱之義○漢孔氏曰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敏修德朱子曰以下禹言艱難也貞氏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三言可謂至矣蓋以為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呂氏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艱厥后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

職臣職必虧
非艱厥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感稟稽于
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害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漢孔氏曰茲此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陳氏曰嘉言固無伏隱也賢者才德多於人之稱唐孔氏曰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唐陸氏曰寧安也○漢孔氏曰帝謂堯也考眾從人矜孤憫寡凡人所輕聖人者重張子曰稽眾舍己堯虛其心以為天下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曰最為輕聖人者重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也唐孔氏曰不虐不廢皆謂於撫慰念之互相通也呂氏曰虐廢不必橫政暴刑加之毫精神念慮之不到便是虐之廢之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朱子曰舜因禹言謂此惟堯能之非常情所及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貞氏曰知為君之難者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盡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盡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于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賢不遺于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眾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先言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念

宋志卷之三

尚書纂傳卷三十一

二

通志心堂
范震生

為之孔子論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秀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漢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者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呂氏曰廣運者就健不息之意惟其廣運乃能克艱貞氏曰廣運則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言全在廣運二字唐孔氏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孫氏曰命卑付也奄盡也○蘇氏曰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用眾禮饒寬達窮士其為德若甲約然此誇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乃所以為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為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漢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項氏曰吉凶者總名廢興存亡成敗得失皆吉凶也張氏曰禹因益美堯遂言此

蓋亦因之以戒弊○呂氏曰禹克鯀之言得舜之言而愈彰舜克鯀之言得益之言而益大益克鯀之言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無已也

益曰吁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益又言克鯀之目○漢孔氏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許氏曰戒警也王氏曰自做戒無虞至四夷來王乃歷言戒哉之說○漢孔氏曰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成於無形備慎深朱子曰做與謹高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蘇氏曰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漢孔氏曰秉法守度言有常朱子曰失墜也陳氏曰度尋丈尺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漢孔氏曰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陳氏曰浮水曰遊逸者放於安之謂葉氏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返○漢孔氏曰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朱子曰勿禁止之辭辭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夏氏曰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當自作一向不連上文蘇氏曰人之為不善雖小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

六百七十七百五十一

尚書纂傳卷三

三

通志堂

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遠者皆好行其所疑也朱子曰口中心猶所謂百慮呂氏曰志者心之所之心既正凡有所之皆廣且明故曰云云○漢孔氏曰千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蘇氏曰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況於君子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好行小惠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弗戾也○漢孔氏曰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弔歸往之林氏曰無怠荒所謂不倦以終之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四夷歸往中土可知真氏曰益放勳土京戒而終之曰云云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心益之戒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要法也魯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比日以逸樂召夷狄之譽身流禍至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萬世之著

策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夏氏曰此禹又言保治之術○漢孔氏曰嘆而言念重其言鄭氏曰念常思也夏氏曰禹言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保之之術也○漢孔

氏曰爲政以德則民懷之呂氏曰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漢孔氏曰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唐孔氏曰此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類爲次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故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葛氏曰穀本在木行之數以爲民食之急故列而附之夏氏曰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旣能惟修○漢孔氏曰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夏氏曰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旣能惟和○漢孔氏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故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左氏卻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朱子曰想當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事不得見夏氏曰別而言之謂之六府謂之三事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效而不失其倫耳○或問論語韶武章朱子曰據書中說德惟善政至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
他意思是如何到得又曰此便是韶樂之本也

按禹謨辭簡而盡該括實政之大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二語是也以修以和要見天帝王參贊經綸之實處者之經傳可旁證者今更舉以衍前說修土之利其經制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洿萬夫有川散之爲均遂爲舍列而芟作流其潤聚之爲原防爲偃濟而衍沃被其澤皆是也修火之利其區畫如藪有薪蒸園有芻蕘燿烟有合灰炭有備大之以鑪冶以埏埴足煉金而凝土小之以燒難以行水足美疆而糞疇皆是也

修金之利驗其地圖寬其巡禁因其寶藏物其非材是已及其用之治鑄必廣而器具備圉法必通而貨貨利斯溥也修木之利辨其材麓別其植物篳其場圃滋其樹藝是已及其用之落彼材植而陰陽不拂其宜時彼斧斤而輪取不勝其用利斯溥也土會以辨地之生土化以相地之宜修土利也而猶不止此授之田野畫之井牧執度度地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尤土利之大者也三農生九穀之殊巡野辨種種之種修穀利也而亦不止此視年歲之豐凶謹春秋之頒斂以之施惠則有鄉里之委積有門閭之委積有都鄙道路之委積以之先備則有三年之蓄有六年之蓄有九年之蓄尤穀利之大者也蓋泛觀天地間莫非五行百穀之利者亦旣因民利而利之矣富而能教大君立極於上羣黎黎觀感於下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民德之正也通商惠工羨補不足固利用之著者而凡害至與備患生與防利之導之出入用之皆民用之利也仰事俯育飽食煖衣固厚生之著者而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欲壽爲之生而不傷欲富爲之厚而不困皆民生之厚也此皆後事修和之實禹特以兩言該括之可謂簡而盡矣又按禹自天錫龍書而後以敘九疇之範則初一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掣其綱以定九州之貢則六府九修以下三十一字立其本以陳九功之謨則此十有六字擷其要洪範其淵源處禹貢其作爲處禹謨其數陳帝前處語之詳略不同而實一也以是輔成帝治至使德政洋溢恩煖澤嬉九德之歌九疇之舞傳至成周尚以薦之宗廟而泰和與唐虞並稱世謂唐虞世遠復古之難以此語觀之皆鑿鑿精實讀者當深考之也

○漢孔氏曰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蘇氏曰先事而今曰戒朱子曰威古文作畏鄭氏曰威刑勦壞敗也呂氏曰比段精神全在俾字蓋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敗俾云者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前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夏氏曰此舜又歸功於禹○漢孔氏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嘆美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王氏曰方水之未平春作秋成有弗獲者故地平然後天成朱子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鄭氏曰治理賴恃也夏氏曰禹功豈惟萬世曰萬世者始取其數之多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事○漢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言已年久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眾欲使攝唐孔氏曰舜年六十三即政居帝位三十有二載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張氏曰耄昏也期指是以為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時鄭氏曰倦懈勤勞也呂氏曰聖心純亦不已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居天位者以勤為本舜既以倦勤自歎必求能勤者而遜位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怠怠則間斷不可以言聖矣陳氏曰總猶統也朱子曰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蓋堯欲舜具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天子之百四

尚書纂傳卷三十一

五

通志堂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漢孔氏曰依倚邁行布種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朱子曰邁勇往力行之意蘇氏曰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眾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呂氏曰此非禹之謙辭禹蓋克艱之道德雖已克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常見其不依即讓德弗嗣之意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臯陶

以自代邁種阜陶栽培其德之豐熟也降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種德比之罔克者如何民懷比之不依者如何此禹灼然不敢當帝位之意○漢孔氏曰釋廢也朱子曰茲指阜陶也呂氏曰禹告舜以念阜陶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信存於心亦在此史氏曰念功念

阜陶種德之功也

帝曰阜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漢孔氏曰或有于犯也無有于我正言順命呂氏曰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予正者已無而或于予正者亦無陳氏曰舜為正道之宗主使臣庶有一犯正者即犯舜之正也○漢孔氏曰弼輔期當也漢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官台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朱子曰期者先事取必之謂陳氏曰明刑明審五刑予治猶言予正也協中則不犯正又不待論林氏曰聖人制為刑辟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為威也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於五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阜陶能體比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阜陶之刑蓋百官有司之職以無曠為能惟士則異此必使民不犯於有司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虛設者然後為能其官朱子曰懋宜作林盛大之意此作懋

大易小畜十 尚書皋陶傳卷三上 六 通志堂 王相臣

者乃訓勉耳蓋古字亦或通用

按中正字義程子身易傳曰中重於正正者容有不中中者未有不正朱子曰中是正之恰好處合當做底是正做得恰好處是中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漢孔氏曰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呂氏曰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之人知之夫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諸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真氏曰帝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皋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漢孔氏曰御治也葉氏曰上下以執言故曰臨眾寡以人言故曰御陳氏曰臨統御制御也御取馮馬為義羈勒以使從與寬正相反然人君能容眾而後能御眾寬容則人心固結乃所以為御世主以嚴法御下行於法之所及不行於法之所不及所御使矣楊氏曰權不去手寬儘不妨○漢孔氏曰嗣亦世俱謂于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其賞道德之政鄭氏曰罰罪之輕者賞賜也應氏曰罰弗及嗣一人之身始惡終善猶不可棄況其嗣乎賞延于世與人為善嘉勸來者然世賞而不世官也漢孔氏曰過諫所犯雖

大必有不忘故犯雖小必刑朱子曰即所謂省災肆赦怙終賊刑者呂氏曰過慈則近於姑息反以害仁此編苟無刑故無小一言其義不備聖人見人之故爲惡者不俟其惡之大罪大則足以滅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戒其爲惡之心○漢孔氏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於朱子曰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呂氏曰漢宣綜核信必而舜朝賞罰多疑然宣帝之言必燭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漢孔氏曰辜罪經常司主也卑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非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俱失當上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也陳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而有羣生自臨下以簡而曰皆是呂氏曰自簡寬而發無非好事者必不好生好苛刻者必不好生唐孔氏曰治謂沾漬優渥陳氏曰聖德淡洽人皆自愛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耳宜若民不敢犯而姦究愈不勝上輕人之生則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相召也○朱子曰帝德罔愆以下見聖心涵育發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嘗不流行其間此所以德洽民心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弛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尚書皋陶謨卷上

七

通志堂

大令九古

陳心甫

漢孔氏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願欲而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莫不美也張氏曰鼓之舞之不見其爲之之迹而民莫不被靡此之謂風動

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漢孔氏曰水性流下故曰下水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業令朱子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洧注于云水逆行謂之洧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逆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淫洞無涯也呂氏曰舜時水已平何以謂之做予舜雖不見洪水之害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做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做也王氏曰舉事當人信之謂之成允朱子曰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敘呂氏曰當此之時惟禹一人故曰惟汝賢○漢孔氏曰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史氏曰勤儉二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惟踐履

純篤涵養粹深者乃能故曰克勤克儉力足以堪其任之謂也呂氏曰滿假不必矜誇功成之後自以爲功即滿假也禹既成功其心寂然若無所以爲不自滿假唐孔氏曰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言惟汝賢○漢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孔氏曰矜伐俱是誇義程子曰禹不矜不伐天地同量也呂氏曰能以能絕衆人唐不矜不伐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漢孔氏曰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朱子曰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功指其成功而言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吳氏曰正朔自天子出諸侯受而行之天之曆數在汝躬言當天道爲天子曆象日月以正朔而號令天下可馬遷言堯文義和之官明時正度陰陽調風雨節年者禪舜戒之曰云云舜亦以命禹由此觀之帝王之所重也陳氏曰躬身也朱子曰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陳言

按曆數之說惟吳氏得之書言曆者三堯典以曆對象而言此與洪範以曆舉數而言曆即步占之曆數即一百二十萬之數曆所以爲紀數之書數所以爲起曆之元其曰天之曆數在汝躬則傳帝王之世運頽一統之正朔其任之大可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太上心子九九

尚書集傳卷三上

八

通志堂

漢孔氏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平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朱子曰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或問人心是形氣之私指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否朱子曰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此數件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此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危亦未便是不好自有箇不好底根本○又曰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此言是○又曰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又曰人只有箇心知覺從道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只爭些子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危只是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以道心主之則危者自安若縱其欲則墮入於惡又心所使也須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又曰以飲食言之飢食渴飲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與夫嗟來之食此不可食者也又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常人亦能之道心之正也向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悖其父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舜

曰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漢孔氏曰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呂氏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者修者用之無已也既曰欽又曰慎又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舜曰天言發於外輔氏曰天祿謂天所與入君之富貴崇尚也真氏曰堯之生純誠之祿永終舜亦必命禹以後世言之○漢孔氏曰好謂賞善或謂伐惡言堯堯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朱子曰好善也戎兵也呂氏曰一言之間禍福係焉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天子無戲言之意舜言此外如有敵人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漢孔氏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唐孔氏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曰筮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大歷申

大正火分亥

尚書纂傳卷三上

十

通志堂文啟

卜之似若枚數然鄭氏曰問龜曰卜○漢孔氏曰帝王立占卜之官故曰官占其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鄭氏曰占問也陳氏曰命謂今龜也元龜龜之大而善者○漢孔氏曰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張氏曰此如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至於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陳氏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己之心爲主蔡氏曰龜卜筮著林氏曰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古猶言豈有汝既吉又更有入與汝重疊而古真氏曰六經言鬼神始此其二言曰取宜深味

按鬼神字義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而已

○漢孔氏曰再辭曰固陳氏曰董子云聖人以天下爲憂未嘗以天下爲樂此禹固辭之意○漢孔氏曰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

○漢孔氏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示廟言神尊之陳氏曰舜言受終禹言受命互文蘇氏曰祭法謂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其堯乎

按文祖神宗皆難指言其人或指爲黃帝或指爲堯皆未敢以爲然

○漢孔氏曰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林氏曰總率百官如舜居攝之初所行事唐孔氏曰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事其巡守非百官之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兗贛臆憂齊慄贛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唐孔氏曰此言征苗事○漢孔氏曰三苗之民數干王法徂往也不循常道言亂逆命汝討之陳氏曰有苗猶有扈有窮皆指有國之君蔡氏曰征正也正其

大易卷之七十五

尚書集傳卷三十一

十一

通志堂

方惟

罪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雖代總萬幾而堯舜為天子自若故國有大事猶稟命于禹禹征有苗在居攝後而稟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舜誅曰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漢孔氏曰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蓋濟濟衆威之貌真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諸侯亦在蔡氏曰會徵會也誓言戒也有會誓言唐虞已然禮言商作誓言周作會非也○漢孔氏曰蠢動民昏暗也言其所以貢討之應氏曰蠢者物之但能變動而懵無知識之稱蔡氏曰迷惑也呂氏曰苗之惡盡出於昏迷不恭不恭者萬惡之源○漢孔氏曰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鄭氏曰侮輕慢忽自賢自以德賢於人也真氏曰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漢孔氏曰廢仁賢任姦佞○漢孔氏曰言民叛天災之許氏曰謂利執言也陳氏曰曰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應氏曰春辭猶易所謂利執言也陳氏曰曰罰討也○漢孔氏曰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漢孔氏曰以師臨之一月不服呂氏曰帝王之舉兵至則服而三旬逆命何也有苗障蔽之深自難撼動如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寒谷甲者未折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則昔之未發生者悉拆而芽矣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則有苗雖頑有時彼其澤矣○漢孔氏曰贊佐居上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林氏曰益是時亦從禹出征呂氏曰贊居替天地之化育禹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以未知也夏氏曰德上可以動天彛可以致遠○漢孔氏曰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上帝道鄭氏曰招召謙遜也蔡氏曰滿損謙益即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呂氏曰使禹以

爲弗垂在苗非教化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唐孔氏曰因言
行德之事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漢孔氏曰仁覆愍下謂之夏天言舜初耕
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曰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蔡氏曰
歷山在河東縣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
也漢孔氏曰慝惡載事也夔夔陳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悌
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蔡氏曰自負其罪不以爲孝
也自以爲孝則非孝矣蔡氏曰齋莊敬也慄戰慄也朱子曰李氏云舜能使瞽
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維仲素語此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人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廣漢張氏曰父之詔子當理也
今以瞽瞍之頑舜盡子道而瞽瞍亦允若是感格之道乃在於舜所以變化瞽
瞍之氣質者舜也漢孔氏曰誠和矧況也至和感格之誠況有苗乎言易感蘇氏
曰至誠感物曰誠漢孔氏曰昌當也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還還師兵
入曰振旅言整衆蔡氏曰昌言盛德之言呂氏曰拜而前之所謂禹聞善言則
拜唐孔氏曰振整也陳氏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泛言則兵衆也應
氏曰此見其師出以律其歸以序終始以禮而不亂也見其養威欲重而士氣
初不屈也下不恥其無功上不咎其不命唐孔氏曰還不請者進退由將或當
時請命乃還不具其無功上不咎其不命唐孔氏曰還不請者進退由將或當
也舜之文德素孚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天地之間矣漢孔氏曰千

本三山于等

尚書纂傳卷三

通志堂方惟

楮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唐孔氏曰明堂
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太武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執翟據籥言之有武有文俱用以舞不用於敵故爲文也朱子曰舞干羽
于兩階只是置三苗於度外呂氏曰朝廷閒暇禮文之舞非有意於示有苗也
漢孔氏曰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者之必道呂氏曰春意浸盛寒谷發
生造化本無厚薄而萬物由造化以生者自有遲速知此則三句之逆初非可
怒七句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蔡氏曰舜之
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亦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爲禹班師
而後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時也夫即其
實以形容有虞之德今數千載之下猶可見而想其一時之氣象也去氏
曰舜耕歷山時祇見敬父惟知己之有罪不見父之爲頑極其精誠念不雜所
以瞽瞍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惟見苗之作惡與祇見瞽瞍之時是
心微有間矣所以苗民逆命及班師之後証數文德無單往時負罪引愆之心干
羽之舞和氣充塞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然則人心其可以少自滿哉

尚書纂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皋陶謨第四

皋陶謨

漢孔氏曰皋陶為帝舜謀林氏曰此篇雖與禹相咨問其實陳於舜前史記云禹皋陶相與語帝前是也故揚子雲謂皋陶以知為帝謨○蔡氏曰今文古文

皆

曰若稽古皋陶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蔡氏曰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臣克鞅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也

大志五古卅

尚書纂傳卷三中

通志堂 王相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

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俞

按此禹臯問答推廣迪德謨弼之義而究極於人君修齊治平處

○漢孔氏曰迪蹈也蔡氏曰皋陶言人君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謨者無不

明所弼者無不諧唐孔氏曰此上不不言皋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

按允迪厥德從人君修德上說謨明弼請從人臣輔德上說迪德即下文慎厥身修之云謨明則開陳乎此啓心沃心之謂弼諧則協贊乎此惟暨乃僚

罔不同心之謂或以德為皋陶之德或以允迪為啓迪其君之德皆未當

○漢孔氏曰然其言問所以行○漢孔氏曰嘆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蘇氏曰慎其身之所修思其久遠之所至者禮云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做○漢孔氏曰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張氏曰親親以隆其恩燕樂以合其好文足以相接思足以相愛惇九族之道也尊卑而卑卑長長而勿勿親疎以別隆殺以辨敘九族之道也程子曰正倫理薦思

義家人之道真氏曰庶明謂眾賢勵勉也翼輔也○真氏曰臯陶陳謨未及他
事首以慎厥身修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而慎之二言又修身之本也
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人主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
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夫然後謂之永後世人主有初而辭終者由不
知思永之義也慎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
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篤敘而均被其恩眾賢吾之羽翼也
勉勵而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
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按中庸九經修身爲綱而待臣與民皆其中切要之事即如此篇發首先言
治之原在君身而後言治之要在知人安民下章龜山楊氏說綱領固當然
又當考

真氏說
○漢孔氏曰以臯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三山陳氏曰禹臯同列或都或
俞或吁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問
之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爲
矜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爲諂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大學下卷之三

尚書皋陶傳卷三中

二

通志堂
王相臣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臯陶謨一篇之綱領也亦行有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
敘有典而下安民之事○漢孔氏曰嘆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
民呂氏曰兩言在者辭定而理決也○漢孔氏曰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
故曰吁堯氏曰帝謂舜也難者戒焉而不敢易也○漢孔氏曰哲智也無所不
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蔡氏曰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事也哲智
之明也惠仁之愛也○漢孔氏曰佞人亂其堯憂其敗政流放之孔甚也巧
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
放之蔡氏曰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安民也遷竄也巧如令善孔大也好其言
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張氏曰驩兜誣人之功罪害於知人故憂之有
苗頑弗即工害於安民故遷之巧言令色孔壬無所不害故畏之畏又甚於憂
也唐孔氏曰帝能哲而惠則當朝無致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
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憂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方始去
之是知
人之難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龜山楊氏欽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朱子曰行者可見之迹也程子曰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真氏曰九德之名自臯陶始○漢孔氏曰載行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求之言其久則曰斯入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

按諸家皆本孔氏說但書指謂九德之行殊科故必論其人之有某德有某德乃可論其人之足任某事任某事亦如立政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以寧事
牧準三事云

尚書纂傳卷三中

三

通志堂

蔡夢生

大學三小分文

○漢孔氏曰問九德品例○漢孔氏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朱子曰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葉氏曰栗猶栗栗之意○漢孔氏曰和柔而能立事蔡氏曰柔柔順立植立○漢孔氏曰慤慤而恭恪唐孔氏曰慤者慈謹良善之名王氏曰慤慤或失於朴陋恭謂恭肅有禮○漢孔氏曰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蘇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入可以濟大難曰亂亂臣十人是也呂氏曰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鯨小則爲鯢成括惟加以敬則處事當按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入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詳虞

書敬字凡七見而此章特以敬言德故附其字義於此

○漢孔氏曰擾順也致果爲毅朱子曰毅彊忍也○漢孔氏曰行正直而氣溫○漢孔氏曰性簡大而有廉隅朱子曰簡是好貨賈較之煩苛瑣細者不同廉謂有分辦也范氏曰物之有稜曰廉○漢孔氏曰剛斷而實塞呂氏曰振也怒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漢孔氏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朱子曰彊者乃有以勝入之名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呂氏曰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過孟孟義者○真氏曰九德之訓諸家各有得失今取其長合爲一說蓋寬洪者易失於疏闊必以鎮密濟之栗木性之最密者也柔順者易失於委靡必以植立濟之謹愿者未必能恭肅有能治之才者未必能敬謹馴順之入少果毅徑直之入少溫和簡者多務大體未必事廉隅剛者或出血氣未必能篤實體者見事勇爲未必能合義學以成德則無一偏

之失○唐孔氏曰寬柔擾二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慮亂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簡剛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孫氏曰言臣德則先柔後剛言君德則先剛後柔教人治人以中德爲本論人則中德在剛柔之中此舜舉臯謨洪範序德所宗不同○真氏曰柔而立剛而塞雖各爲一德然寬也慮也擾也簡也皆近柔故以柔以恭以毅以廉濟之皆剛之屬也亂也直也疆也皆近剛故以敬以溫以義濟之皆柔之屬也○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又曰臯陶九德凡十論直溫寬栗又臯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

按九德諸解或二之爲剛柔或三之爲剛柔正直雖於說亦通然朱子說蓋析理於錙銖之謂

○無垢張氏曰自寬至疆皆天資自粟至義皆學力蔡氏曰而轉語辭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此濟彼之謂真氏曰張蔡二說不同然嘗思之德不待學而成者生知安行者也自非聖人其質必有所偏學以治之然後能復其性之全故舜命憂教胥子直而溫云云正此意也○漢孔氏曰堯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必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三山陳氏曰久而不變曰常勉澹於斬而不能安行於久非所謂常也劉氏曰古士常人其揆一也立政云庶常吉士○漢孔氏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史氏曰寬達也日宣者明揚導達之必勤也林氏曰古文書浚明與濬濬哲字通用唐孔氏曰大夫受采邑賜世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有家蔡氏曰使之爲大夫以浚明有家之政事也○漢孔氏曰

壬亥志

尚書纂傳卷三中

四

通志堂 蔣震生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林氏曰嚴亦敬也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也張氏曰爲諸侯則有山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豐於都邑故稱有邦蔡氏曰使之爲諸侯以亮明有邦之政事也○漢孔氏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政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後德能治之士並在官胡氏曰受容納也施用也王氏曰合九德而受之敷九德而施之馬氏曰才德過千人曰俊百人曰又應氏曰合九德之人而咸事其事所謂德者貫本末而一之也非塊然土木也彼分才德而二之殆末流之論耳八元八凱皆粹德也而謂之才子其全才備德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大槩取辦於才力非九德俊又之謂也○蘇氏曰後之學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偕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臯陶之九德則堯舜禹知人之法矣乎曰何獨臯陶舜命堯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曰正直剛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雖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補剛柔相濟其意曰以此觀人參其長短剛柔而雜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樂之有方聚眾妻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漢孔氏曰僚工皆百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夏氏曰自聯事言則曰自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漢孔氏曰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蔡氏曰撫順也唐孔氏曰撫五辰者堯典敬授民時乎秩東作○判○氏曰不特授時而已大而愛理陰陽小而山澤草木無不得其所胡氏曰春盛德在木於是布德施

惠修舉政事所以順木之辰夏盛德在火於是繼長增高冬學民勸相所以順火之辰秋盛德在金於是選士厲兵禁暴誅慢所以順金之辰冬盛德在水於是謹蓋蠶織循積聚飭國典所以順水之辰四辰順則土在其中矣真氏曰疑者疑定堅久之意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漢孔氏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真氏曰有邦諸侯也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當以勤儉幸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向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漢孔氏曰兢兢戒慎業業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司馬氏曰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成則用力多而功寡故曰知幾其神乎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周子說幾儘有警發人處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只於此看破便斡轉了呂氏曰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中之少有不敬善惡即於此而判矣

按虞書言幾者三周書戒非幾者一諸家有指事而言者有指心

而言者幾無不在要須合一義爲密伏生大傳作一日二日萬機○漢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呂氏曰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大七十六卷止

尚書纂傳卷三中

五

通志堂

洪甫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德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龜山楊氏敘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天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唐陸氏曰有典馬本作五典蘇氏曰勅正也呂氏曰勅有整飭之意五典說見舜典陳氏曰五者之典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漢孔氏曰庸常自用也天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禮有常唐陸氏曰有庸馬本作五庸蘇氏曰秩亦敘也王氏曰古軍實嘉謂之禮亦天所秩也天子當自其禮庸之庸者常用之謂也○程子曰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敘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敘物之既形也有秩知敘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朱子曰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典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漢孔氏曰衷善也朱子曰衷即是中以其爲善却未親切蔡氏曰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是所謂和衷也○漢孔氏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蔡氏曰此即周官司服公以下五

等之服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服說詳見益稷○漢孔氏曰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五刑說見舜典○程子曰天命天討只是天理自當如此人何嘗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用刑以懲之賞刑之用何嘗容心於喜怒哉只是一箇義表之與比○漢孔氏曰言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林氏曰大曰政小曰事兩言懋哉者勉勉而不自已也○朱子曰要博五典庸五禮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章五服用五刑須是政事懋懋懋懋○漢孔氏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漢孔氏曰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呂氏曰自我民聰明觀斯民生知之時可見自我民明威觀斯民凜然不可犯之時可見或問天聰明云云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明惡未知如何朱子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知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漢孔氏曰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蔡氏曰上天下民也有土有民社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而吾心之敬又合天民而一之也有土者不知所以敬哉真氏曰隆古君臣講明治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

敬於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

大畜十一上三

尚書纂傳卷三中

六

通志堂

洪甫

未有知思曰替替襄哉

按此又皐陶與禹更相推讓以結之

○漢孔氏曰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三山陳氏曰皐陶謂我之言順於理可以致而行之史記作吾言可底行乎○漢孔氏曰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漢孔氏曰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我未有所知蘇氏曰當作日陳氏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贊贊贊之不己也蔡氏曰襄成也惟賈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呂氏曰皐陶陳謨如此方謙然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謂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謂何不令臣爲屬國之官其視卑陶氣象爲如何

尚書纂傳卷第三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益稷第五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林氏曰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孔氏據科斗書卷而為二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實與臯陶篇贊贊襄哉相接蓋古竹簡文多者一篇卷而為二既整登之必以篇名別之故簡冊當從孔氏而以文相屬讀之當以伏生為正○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享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大分四小方

尚書纂傳卷三

一

通志堂方惟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蔡氏曰此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漢孔氏曰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昌言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蔡氏曰孜孜勤勉不怠也蘇氏曰予何言者猶臯陶之未有知也思日孜孜者猶臯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也夫○漢孔氏曰問所以孜孜之事唐孔氏曰臯陶怪禹不言故曰吁又曰如何○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漢孔氏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陸乘輶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許氏曰乘駕也唐孔氏曰史記河渠書云泥行踏橈山行即橋徐廣謂橋作輦直輦車也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輦山行則橈槎形如算擗行泥上如浮謂槎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應劭謂橈或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如浮謂槎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謂木器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輦與槎一標與橈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氏曰隨循刊除也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木以達險阻除障蔽也陳氏曰與益奏進眾鮮食於民魚鼈新殺亦曰鮮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水後故為魚

鹽。漢孔氏曰距至也。汝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深之至川亦入海。眾難得食處則與稼教民播種之。汝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陳氏曰汝疏通也。夏氏曰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謂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沅也。淮也。渭也。洛也。說者因謂距四海者弱水入流沙爲西海。黑水入南海爲南海。河北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餘六水所入爲東海。不必如此之泥。但謂九州之川皆決以入海。因以四海言耳。王氏曰汝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澮澮澮川使小水有所入。葉氏曰艱食言稼穡艱難。唐孔氏曰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不足。故鮮食以助穀。陳氏曰水漸除矣。與稼播種衆穀進衆鮮食於民。陳氏曰益稷播黍艱鮮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豎豎益。泰庶鮮食也。汝九川使至海。澮澮澮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兼魚鼈而食之。所謂豎稷播黍庶艱食鮮食也。○郁氏曰禹言豎豎益於隨山刊木之下。言豎稷於澮澮澮距川之下。則是刊木之故而豎豎益以澮澮澮之故而豎稷夫木乃山林之產。澮澮澮乃田間之道。益爲虞。賈王山澤以刊木之故豎豎則木之所以刊皆益實爲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澮澮澮之故豎稷則畎澮之所以澮皆稷實助之。刊木以除水之蔽。澮澮澮澮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爲先。益稷實亞之矣。說者不以刊木論豎豎益。惟以奏鮮論豎豎益。不從澮澮澮澮論豎稷。惟以播黍艱鮮論豎稷。於是禹所言之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豎豎益澮澮澮澮川豎稷作

大業小九九卷九

尚書纂傳卷三下

二

通志堂方惟

句則禹所言悉是歸功於此二人也。○漢孔氏曰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從有之。無魚鼈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王氏曰居儲也。應氏曰動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賈。選有無化居。○漢孔氏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蔡氏曰蒸衆也。應氏曰艱鮮並奏食。食員交貿而必摠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陳氏曰作又興於治也。○漢孔氏曰言禹言甚當。可師法。林氏曰禹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險阻艱難。備當官之矢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與警。是戒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則國家之福保無窮矣。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林氏曰此節舜禹推明慎位之道。○唐孔氏曰禹以皐陶然已因嘆而戒。帝曰帝當謹汝所在位。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所謂慎乃有位。蓋古者君臣更以其言相告戒類如此。○漢孔氏曰然禹言受其戒。○漢孔氏曰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員氏曰先儒謂心者人

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衆星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蔡氏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豈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心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也呂氏曰安人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當致省察之功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其聲聲眇忽冥間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之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美

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今並存之

○漢孔氏曰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夏氏曰經言惟動不應後志不言惟動後志不應此禹戒舜舉動之際當應從天下所從之志猶所謂丕從厥志也○漢孔氏曰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林氏曰書稱天稱帝其實一也如既云格于皇天又云格于上帝既云帝乃震怒又云天乃錫禹既云惟帝不弔又云惟天不弔皆史錯綜其文以成其義○漢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林氏曰據下文欽四鄰指禹之僚屬而言臣哉者指禹言之言賴爾臣之助也鄰哉者汝又當平其僚屬左右前後之臣以爲我助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反覆重復以見至誠之深○陳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爲容悅必有莫逆於心者矣

大舜亦合羣

尚書纂傳卷三下

三

通志堂

君茂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方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自臣作朕股肱耳目至否則威之帝責任於禹○漢孔氏曰言大體若身鄭氏曰股足也肱手也唐孔氏曰帝以禹然已言又曰云云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吳氏曰左右有民爲作股而言宣方四方爲作股而言觀古人之象爲作目而言聞五聲八音爲作耳而言推此四者則亦無所不賴之矣高宗之命傳說蓋出於此○漢孔氏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羽翼成我呂氏曰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林氏曰左右即孟子所謂然方而起之謂翼即左右之也○漢孔氏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當爲之林氏曰宣方即所謂陳力蓋陳力就列臣之職也呂氏曰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漢孔氏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爲三辰華蟲黼雉也會

五采藻水卓有文者火爲火字黼若谷形蔽爲兩已相背五色備曰黼天子服
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蔽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孔氏曰左傳云三辰旂
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也鄭玄謂宗廟
之黼黻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粉米白米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
之黼蓋半白半黑以斧刃白而身黑考工記云黑與白謂之黻蔽刺繡爲兩已字
以青黑線繡也又曰鄭玄會讀爲繪日月山龍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于
衣綺讀爲黼黻也室彝其藻火粉米黼蔽六者畫以爲繡施於裳蔡氏曰易言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
堯舜日月星辰取其昭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亦粹取其孝藻取
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辨陳氏曰采華采之物也藍之
采青砂之采赤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類章施其末而彰之也五色青
赤白黑黃也又曰周禮司服云白之裘冕而希冕而下如王之服黼大夫如
公之服子男白毳冕而下如侯伯之裘冕而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黼大夫如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旒
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
績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希以爲繡則家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冕以雉
謂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畫黑虎雖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三章凡五希刺
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者衣無文裳則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虞制雖未必盡同大略當然○漢孔氏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衣纁

尚書纂傳卷三下

四

通志堂

小千七百三

君茂

理及忍亂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唐
孔氏曰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蔡氏曰忍
治之反也蘇氏曰以樂之聲音察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修理若
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怠惰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律
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調則爲五言林氏
曰出五言者爲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也納五言者謂下之言播於詩歌者
以達於上若大師陳詩賦以觀民風也

按漢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咏以出內五言伏生大傳亦作
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所謂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蓋宮
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也西山蔡氏云宮與商角與徵與羽相去皆一律
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
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
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徵不成徵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爲樂也前鍾典已載大族爲商
謂變宮變徵亦以隔八相生假如子夏鍾爲宮木鍾爲徵寅大族爲商
南呂爲辰始洗爲角此正聲五也又加以辰位應鍾在宮羽之間爲變宮
午位裂賓在角徵之間爲變徵此變聲也諸律做比虞書雖無七始三字
而參之他書固有此理杜氏通典註又謂殷以前但有五聲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七聲未詳二聲之起何代姑識其說漢志咏以出內五言尤明

○漢孔氏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殉
呂氏曰股肱耳目之外又以一身是非之責盡付於禹也古者君臣之義委在
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
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皆非之行者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
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漢孔氏曰四近前後左右之
臣勅使敬其職伏生天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曰曰丞左曰曰丞右曰
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曰
揚責之弼其爵視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又曰其爲人也仁好學而多聞道順天
子疑而問焉則未嘗有過而疑者謂之疑疑者疑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前其
爲人也彊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義者謂之輔輔者輔於天子者也故
其位在左其爲人也廉潔而切直弼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於天子者也
故其位在右其爲人也多聞而齊給便利而不超善應顧問而不回者謂之丞
丞者丞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後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
計舉無過事不得爲非也林氏曰欽四鄰者言汝當欲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
以事上
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權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孟生小笈究

尚書纂傳卷三下

五

通志堂

君宜

漢孔氏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蔡氏曰讒說
即舜所即者○漢孔氏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權不是者使記識
其過唐孔氏曰古之射侯無以言之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
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侯侯侯大夫則供麋侯皆畫其鵠若天子以下燕射鄉
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熊侯以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蔡氏曰權扑也即扑作殺刑者
按此化庶頑以射侯之禮者與王制待不帥教之人元日習射上功習射上
齒之意同蓋古人射射其中包涵教人意思最爲深遠又鄉射禮司射摺扑
即權以記之意侯明權記
文脉相聯不可析爲二句解

○漢孔氏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蔡氏曰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誌於
冊如周禮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
之生也幸而免頑讒之人有死之適其生也幸免而已謂之並生者使之爲善
有可生之道也○漢孔氏曰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導之唐
孔氏曰周禮大師瞽矇之類是也陳氏曰颺播揚之也使樂官以所誦納之
詩歌時時颺颺而感動之使興於善蓋以樂教也○漢孔氏曰天下人能至千
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蘇氏曰論語云有恥且格格謂改過
陳氏曰承尊顯之庸官使之否不格者蘇氏曰威如屏之變之寄之類○林
氏曰庶頑讒說雖甚可惡能化之未必不爲善苟棄之則亦以不肖之心應之
矣邵子云堯舜之世非無小人難乎爲小人也謂待之盡道亦變爲君子此所

以比屋可封也又曰此龍之職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命禹總其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王氏曰自俞哉至帝其念哉禹歸重於帝○漢孔氏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蘇氏曰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靈公曰諾哉諾哉者口諾而心不然也俞哉者亦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蔡氏曰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蔡氏曰禹雖偶四海之隅也張氏曰堯典言光被四表言堯德之光也此言光天之下言舜德之光也遠至海隅微至蒼蒼生無不在光輝中○漢孔氏曰獻賢也萬國黎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孫氏曰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於黎民謂之黎獻唐孔氏曰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今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漢孔氏曰上惟賢器不瀆則人不傲慢是以敬應○漢孔氏曰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而日進

大旨共六章五

尚書纂傳卷三下

六

通志堂

君宣

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孫氏曰敷同猶普同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王帝其念哉

漢孔氏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唐孔氏曰朱處丹淵為諸侯丹國朱名也真氏曰丹朱之惡禹獨以傲讎之傲者眾德之源也張氏曰慢不恭也遊不動也○漢孔氏曰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肆惡無休息張氏曰傲侮人也虐害人也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罔晝夜頌頌則其不令晝夜可知矣○漢孔氏曰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蔡氏曰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舜之不為此雖至愚者亦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傲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漢孔氏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呂

氏曰創者見惡而為善之力也林氏曰丹朱之惡起於慢遊故已懲創不敢不龜勉以赴事功唐孔氏曰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謂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之國蓋近彼山○漢孔氏曰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蔡氏曰呱呱泣聲也荒大也陳氏曰度相度也○林氏曰自古未有沉溺乎妻子之憂而能成大功立大事者真氏曰朱惟驕怠是以逞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漢孔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水輔成之張氏曰當堯之時國有其制橫流之後亂而難治壤而未修禹於是奠其封域為之疆理所以漸成之也○唐孔氏曰鄭玄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陳氏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為一州之師帥故言師○漢孔氏曰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唐孔氏曰薄者逼近之義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王制謂五國皆屬諸侯之外無師也○新安亦如彼文陳氏曰建立也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特諸國之外無師耳○新安王氏曰舜之五服甸侯綏在九州外要荒在九州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在九州內夷鎮蕃在九州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其治詳九州之外薄于四海有長無師略之也○漢孔氏曰九州五長各踞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蔡氏曰即就也林氏曰帝當必言苗

大正六年七月十三

尚書纂傳卷三下

七

通志堂君侯

黎獻薄海內外為之應而雖頑知有苗亦不使自棄於事業功庸之會如此乃為聖治大包天下之氣象

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皇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鄭氏曰此歸美於二臣○漢孔氏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夏氏曰即所謂九功惟敘也○漢孔氏曰禹五服既成故皇陶敘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明白夏氏曰禹言苗頑弗即工欲帝念之故帝言我命皇陶敘汝功之有次序者而用刑以防之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陳氏曰象刑即象以典刑明刑說見禹謨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踞蕭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林氏曰此節變言作樂之效○漢孔氏曰夏擊祝故所以作止樂搏拊必早爲之實之以棟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氏從其祀神歌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蔡氏曰夏擊考擊也陳氏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爲君故韶以球爲首林氏曰揚雅長揚賦云夏滴鳴球劉良註謂球樂器也夏滴拊擊也良鳴球可以夏擊也新安王氏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擊也琴琴屬兩雅疏曰琴長三尺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二寸七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蓋用之林氏曰古語云拊鳴琴又云手撫五絃是琴瑟可以搏拊也蔡氏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林氏曰求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接於人也祭義云其入室也優然如格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如聞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如聞其嘆息之聲是爲求格辭氏曰朝廷之官謂之後三后成功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後三后四朝是也唐孔氏曰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漢孔氏曰堂下樂也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爾雅疏曰管長尺圍寸倂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麈六孔蔡氏曰如周禮所謂陰竹之管絲竹之管孤竹之管也唐孔氏詩疏曰鼓小鼓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又曰合樂用祝止樂用歌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七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今左右擊掌故如伏虎背上一方七寸鉅銘刻以木長一尺八寸有擊

尚書集傳卷三下

八

通志堂

君侯

小千二十九十五

註曰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詩云賁鼓維鏞新安王氏曰凡樂以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曰登歌歌於堂下者曰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林氏曰以詠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御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唐陸氏曰踰舞舞貌○漢孔氏曰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爾雅註篇舞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十六管長尺二寸林氏曰古文尚書蕭字註篇舞者所執之物說文爲蕭蕭字註云參差管於箛字註云舜樂名箛蕭音同義異李孔觀樂見舞韶篇者其字作箛是知箛韶樂之總名也今文作蕭故諸儒以爲蕭管此皆曲說蕭韶九成論其舞也舜治功見於九功惟敘故樂以九爲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堂下者九聲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樂以六爲節也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終必變更奏故言九成文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獸之象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相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賂物故配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見舜典漢孔氏曰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諧和陳氏曰石與球皆磬也蔡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

獸者考工記云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鱗者珣者鱗者曰鱗終可謂之獸也薛氏曰百官之長謂之尹百僚庶尹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尹尹炫東郊是也孫氏曰上先言神人而及鳥獸以先後爲序此先言百獸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程子曰記云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如百獸舞鳳皇儀云以以降無此也○張子曰觀虞書禮樂大備○左氏傳曰天子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爲律此矣○朱子曰有舜與文王之德則聲

按虞書言樂至是爲備然須考論韶樂根抵處朱子謂德惟善政至九叙惟歌此韶樂九章蓋當九功告成之後德澤滿大地和聲溢宇宙故發爲韶之盡善盡美如此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皇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大九古七五夕

尚書象傳卷三下

九

通志堂方惟

事墮哉帝拜曰前往欽哉

林氏曰史又載舜皇康歌之辭○漢孔氏曰作歌以戒之說已見皇陶謨呂氏曰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勅之時者時時勅之幾又時之微也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勅則私欲間之矣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心亦流行而不息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蔡氏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頌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

所自起毫釐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孫氏曰此歌引也

按呂氏說天命固精然書中幸以難誼靡帶之命爲二說當兼取

○漢孔氏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呂氏曰乃歌曰云云勅天命者當如此陳氏曰喜喜樂也起作興也○漢孔氏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首至地曰稽首李氏曰汝哉者常念其敬勅之意也○漢孔氏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蔡氏曰幸總幸也呂氏曰興者奮勵之謂○漢孔氏曰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修以善無懈怠范氏曰首省察也呂氏曰治雖成時首數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太平之時省察之功不可歇也○徐氏曰皇陶特曰念哉兩曰欽哉蓋欲操存於念而始終乎敬也孫氏曰此歌引也○漢孔氏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陳氏曰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良善也○漢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略

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蔡氏曰惰懈怠墮傾也○范氏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王氏曰前言庶事後曰萬事甚言叢脞惰之廢事也按帝歌勅天時墮而皐陶颺言發明其旨曰念曰欽曰慎曰省皆敬勅意豈起之歌言夫滓厲此者精神奮事業昌也明良之歌言夫審繹此者見趣融事理當也叢脞惰墮之歌又言夫玩忽此者精神見趣消繹殆盡土靡弊下怠荒事亦從而墮廢也舊說全章不歸宿於勅天時幾二句又或謂帝歌主於有爲康歌主於無爲若有救偏之意亦未得其旨

○總說作歌廣歌意○真氏曰舜歌本爲勅天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呂氏曰是歌二百篇之祖也治定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勅天之命至樂乃在儆戒之中皐陶聞之颺言大呼亦宜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內此所以見情性之正○漢孔氏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呂氏曰古者君臣席地而坐一言之間可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前之觀往欽哉一語所謂堯舜雖沒于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陳氏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總說虞書意○陳氏曰二典載其君之始末三謨乃錄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非盡盡出一時之詞然史所編次脉絡相貫未嘗無意表氏曰典謨靡不畢具皆可爲萬世法

尚書纂傳卷第三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